

庸园新集

孔海珠
编

孔另境自述散文



孔另境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孔海珠 编

庸园新集

孔另境自述散文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庸园新集;孔另境自述散文/孔海珠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21-3102-5

I.庸… II.孔…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2736 号

策 划 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陈朝华

封面设计: 周志武

庸园新集

——孔另境自述散文

孔海珠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325,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印刷

印数: 1-3,300 册

ISBN 7-5321-3102-5/I · 2373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序

李霁野

孔另境(若君)同志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与我同事,他编辑校刊,我在英语系教书。我一向不善交际,所以我们很久并无交往,勉强算个点头之交。一九三二年要放暑假的前几天,突然听说他被捕了,这才引起我对他的注意。那时候被捕的人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或是党的同情者或同路人,都是我所钦佩的人,若有可能,我乐于作点营救工作。或者因为这种关系,他的亲属找我想点办法。这时的办法不外:一,用钱赎买;二,托人讲人情。第一件我无法办到,所以就去托我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认识的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说明若君并无政党关系,同我极熟并常谈天,我可以保证。他只打了几句官腔,我知道他是不肯自唱反调的了。若君被解送到北平一个军事机关,似乎情况有点严重了。

这时我听说,鲁迅先生同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官僚汤尔和认识,似乎还在日本同过学,便写信去托他,他很热心,立即写信给在北平任教的许季苇先生,愿意联名给汤写信。他们的信生了效,不久我就接到若君的信说,如平津有两位有社会地位的人具保,他可以被释放。另一位在北平教书的友人同我把若君保出来了。

出来后,若君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因为离范文澜同志的家很近,有一天他找文澜谈天,夜深才回来,一见那位朋友门前屋上有许多武装军警,他知道出了事。他绕到范家,决定连夜给我打长途电话,第二天早晨才打通,韦丛芜同我立刻坐火车到北平,若君在车站等待,告诉我们那位朋友被捕了。我们立即去警察局找一位燕大同学,他说发现一颗“新式炸弹”,情节严重,已经派人到天津捕丛芜同

我了。若不是若君通知及时，未名社三个成员都可能因所谓“新式炸弹”案件丧生。幸而内外有人，查明“新式炸弹”只是一件制化妆品的小仪器。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才以闹剧告终了。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产生的。经过类此事件之后，一般总就是失业，他当然也就不能在女师学院继续工作了，我们也爱莫能助。若君去上海谋生，我们还继续通信。一九三四年七月，范文澜和我的那位朋友又被国民党逮捕，鲁迅先生和若君都很关心，时常要我把情况告诉他们。我给若君的信存下来的有这样一封：

接手书至慰。我曾去信给周先生报告去京售稿经过，不知何以并未收到，已另去信矣。他们两位近况不十分清楚，闻青君病势不重，唯无得力医生，须稍俟时日始能痊愈。文君则信息更疏，几乎无可奉告了。现闻友人为青君介绍医生者颇多，想可更有效，望勿为念。

周先生即鲁迅，售稿实为打听青、文两人消息，因病延医即是请人营救。这些暗语，国民党特务实际上也是明白的，所以检查信件时偶然也没收这样的信。

以后他为我接洽售稿催稿费，我为他谋求工作，他总马到成功，我则一事无成，看旧信忆起这些，还不免感慨系之。至于会晤，一次是一九三五年我从英国回来，他陪我去看望鲁迅先生；一次是我一九四六年经上海去台北。我只知道他在上海的生活还是很不安定而且贫困的，不过他很勤于写作，写了不少散文和杂文，并没有将时光虚度。他写的文章多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我能看到的不多，当时他自己也不甚注意出单行本，所以更难窥全豹。几十年的时光过去了，现在对“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正在整理编选，若君的夫人和女儿也整理若君的遗文印行，我有机会一读他的一部分作品，很感欣慰。

若君的散文朴实率真，写人物并不夸张，无溢美之词，亦不为亲者讳，这是很难得的。写地方使人如身临其境，既可了解民俗的一

斑,也可略知民生的疾苦,没有空洞的牢骚话,然而作者对水深火热中的不幸人民深有同情,对欺压人民的恶魔极为憎恨。他在被囚禁时所亲历的可悲可笑的事情,也略有记述,我读时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有些我们曾经谈过,记忆犹新。

记人不详,论文粗略,很难作为序,只是对多年死别吞声的老友表示一点怀念罢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目 录

序	李霁野 1
---------	-------

梦般记忆

乡村的夜	3
驴子的朋友	5
阿鼻生活种种记	9
两个心	17
岭南春	26
佛国初旅	34
故都之旅	44
天津卫记	56
夜候车	67
十年	70
晚山	71
谈我的忌食	74
《浮世图赞》题序	78
铁窗残简	81
梦般的回忆	88
巨星的陨落	90
我的记忆	92
纪念我们的老战士 ——鲁迅先生	100

一个战士之死·····	102
-------------	-----

戏剧华光

我的年记·····	107
为建婴写的日记·····	114
从本校创建到这次演出·····	118
写在华光公演前·····	121
两年来的戏剧教育工作·····	123
《春秋怨》的主题和人物创造·····	129
这也算是人生要谛吧！·····	138
《红楼二尤》前记·····	141
茅盾的《清明前后》·····	144
华光剧专回忆录·····	150

庸园新集

庸园劫灰录·····	163
一幅放恣的面影	
——为父亲的周年祭作·····	169
痛悼子民先生的逝世·····	179
鲁迅六十诞辰纪念·····	181
一位作家的母亲·····	184
记瞿秋白·····	190
寂寞的生与寂寞的死·····	196
哭木斋·····	203
海滨掇拾·····	207
怀茅盾·····	216
记北国二友	
——李雾野和台静农·····	221
《庸园集》跋·····	224

乃曦寻故

寻梦琐记·····	229
悼郁达夫·····	237
悼夏丐尊先生·····	239
古城旧事·····	241
未完成的创作·····	256
黑水洋中·····	268
一周年·····	272
记“廖化时代”的王任叔·····	274
从南国诗人到民主斗士的田汉·····	278
回忆鲁迅先生的丧仪·····	283
茅盾出国记·····	290
心怀不平的政论家平心·····	297
曹老师·····	300
某君子·····	317

忆念散片

南国之春

——记张秋人、萧楚女和毛泽东一二琐事·····	321
-------------------------	-----

《乃曦集》跋·····	333
-------------	-----

旧事新谈

——怀念革命的摇篮上海大学·····	334
--------------------	-----

自传·····	337
---------	-----

忆鲁迅先生·····	340
------------	-----

杭州休养记·····	346
------------	-----

忆杭县县委始末·····	356
--------------	-----

关于茅盾的一次谈话·····	358
----------------	-----

我的申诉书·····	360
------------	-----

另境晚境(代跋) 金韵琴 369

感受历史的呼吸

——编辑后记 孔海珠 375

梦般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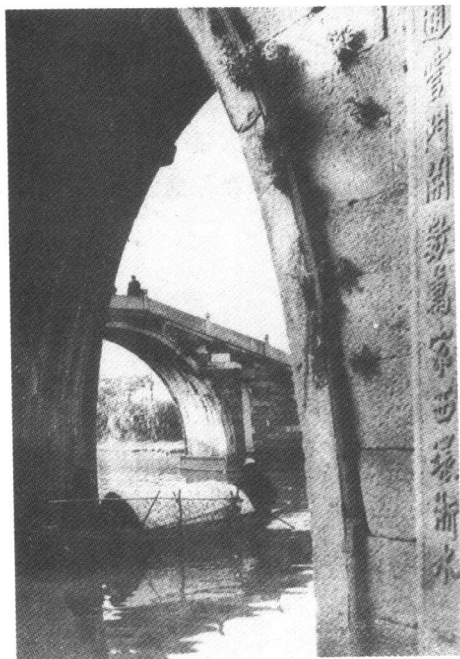
.....

乡村的夜

若说都市的夜是属于现代的,那么乡村的夜确实实是代表古代的了。不信你去住一夜看,尤其是刚从大都会里去的人。那里没有人,没有声,没有光,除了偶然从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余下就是死一般的沉寂了。

说句实在话,我是怕乡村的夜的。在乡里住一个月,几乎每夜都是惴惴不安,就到此刻执笔回忆起来的时候,心里还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想一想吧:一间方方大大的屋子,四围灰黑而发霉的墙壁,房顶很高,一根根的椽子露出在外边,就是在白天,这屋内已经显得幽黯可怕,再加上晚间那盏半明半暗的油灯,门外刮着幽幽析析的风,只要稍一动作或咳嗽,四壁就发出怕人的回响来,如果你再向窗外望望,那里是黑影幢幢,仿佛有许多的魔影一摇一摆向窗口扑来,我无论怎样替自己解释,这是风摇麦茎呀,这就是自己最喜爱的夹竹桃呀,而心里怎么也不会相信,兀自疑神疑鬼地放不下心,往往不敢过细去凝视就赶忙把头退了回来。

我向自己发誓,要镇定



乌镇双桥

心神,我全副思想贯注在一桩事情上,于是看书了。但看了还没有三四行,自然又想到旁的地方去了,有时书是一个个字的念下去,一页页地翻过去,但过后一想,连看的题目也记不起来。那时所想的几乎尽是悲观的事情,本来自己的生涯中原也有过欢乐得意的时候,但此时仿佛再也想不起来,所想到的总是某时受人暗算了,某时家里破产了,某时……,这是甚么缘故呢?有时想到悲哀之处,真会落下泪来,想到愤懑之处,几乎要拿起裁纸刀来自杀。偶然一抬头,宛如窗外有个黑影闪过,心一惊,思绪更混乱了,连小便也不敢再跨出门去。

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傍的办法了,于是只能睡觉。可是忽然又会发生奇怪的想头,觉的这间屋子实在是死过人的,不然为什么会如此阴气沉沉呢?而且死人就困在我这床上,说不定还是吊死鬼呢,那一定在中间那支梁上了,愈想愈可怕,只能决心不睡了。但究竟不能长此不睡呀,于是决定离去了这古代的乡村。

在那里,虽然每夜都如此惴惴不安,可究竟住上了一个月,而且这恐惧究竟只在夜里,每巴望到东方发出鱼肚白的时候,我就从失眠的床上跳了起来,大吼一声:“现在是人的天下了!”跑到阳光普照的田野去,让日光来涤除前夜带来的恶劣的气氛。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原载《申报·自由谈》1933年6月21日

驴子的朋友

一切罪犯都希图诿卸自己的犯罪，我们的秃子自然不是例外。

秃子是长长的，瘦瘦的，两只呆笨的眼睛，一个仿佛覆着黄泥瓦盆的脑壳，一身破军衣，挂着两条木腿（腿原来不是木的，现在是被压了五次杠所以才木了）。一副五斤半的脚镣，走起路来蚂蚁都被他践死，发出“索鲁索鲁”悲惨的声音。

他是抢了人家一头大黑驴子，虽然人赃并获，可是他总想不承认，——承认就完了，身为军人而犯盗案，照例军法上是没有别的判法的。他有这一点聪明，然而仅仅是这一点聪明！

军法官问他了：

“你为什么抢人家驴子？”

“我没有抢。”

“还想赖？”

“实在我没有抢。”

“没有抢为什么要骑着跑？”

“驴子不是我抢他的。”

“是偷他的？”

“不是。”

“是他送给你的？”

“不是。”

“那末……你这混账东西！”

“是那驴子自己跟我来的。”

大家笑起来，秃子却没有笑。

“真是这样的，我说一句谎话就要受天霹！”

“听你说！”

“连长命令我去招兵，在城里走了半天招不着一个，后来我走出西门，想到田庄上去招几个。走到半路，看见地上剩着一条绳子，怪粗怪新的，于是我就捡了起来，提着走，走了没有多久，觉着那条绳子沉重起来，我回转头去，是一头驴子跟着在我背后……”

这有趣的叙述使听着的人都觉得好笑起来，只有法官表示着惊奇，秃子一点表情也没有，一张呆笨而诚实的脸，这会增加法官的信仰。

“真有这样的事吗？”法官很郑重地问，压住了堂上不庄严的空气。

“说一点谎定要受天霹！”

“那么这驴子是你的朋友了！”这才从他两片疏落的八字须间透出一丝丝狞笑。

“求大老爷，驴子是套在那条绳子上的。”

法官即刻变成一张严重的脸色，仿佛他已叉住了敌人的咽喉，问：

“你捡起绳子的时候难道没有见系着一头驴子？”

“那时没有呀！倘有驴子系着我怎敢捡起那条绳子呢！”

“真怪！真怪！”法官显然觉得已战胜他的囚犯了，以后是不关紧要了，他故意又补足一句：“大概是驴子自己来系上了。”

“求大老爷，我也不明白呀！”

“后来呢？”

“我慌起来了，想抛了绳子和驴子，但又想还是寻着失主还他。”

“很好，你怎么去寻失主呢？”

“想到附近田庄上去问问。”

“但为什么要骑着快跑呢？”

“我想骑着是没有关系的，但确实没有快跑。”

“后来呢？”

“后来我听见背后有人追上来，回头一看，是两个警察和一个田庄上人。”

“于是你就快跑啦？”

“没有，我就停住了，他们把我从驴子身上推下来，那庄上人就说是我抢他这驴子，我要说，却被警察把我带走了。”

“唔，原来这样！那么你实在没有抢他的驴子了？”

“大老爷说的不错！”

“来，带下去！”

秃子还想要说几句求饶的话，两个法警却把他夹住拖开了，他怜悯的眼光始终没有得法官的一睬。

秃子私自在庆幸，自己很满意这一次口供，而且觉得法官很和善，也没有受一点肉刑，他的灵魂实在得到安慰了。

回来，许多难友围着问他的时候，他欣然地说：

“没有关系了……法官好！”

他当真笑了，仿佛已忘记两条木腿的疼痛。

秃子从此像变了一个人，和难友们有说有笑，大家为他庆祝。

他还告诉难友，出去之后先要去杀死那头驴子。

他有一个久而不决的疑团，他常用惊奇的眼光投在那几位穿学生服青年人的身上，终于使他耐不住起来：

“你先生们究竟……甚么案子？”

“唔，那个……为点政治嫌疑。”

“什么叫做……政治……”

大家笑起来，一个学生低低在他耳朵边说了三个字，他觉得这三个字怪耳熟，但他不相信……

“怎么你先生们……我听说做苦工的人才当这个呀！——你们先生难道还怕没有钱使？……”

“我们也没有钱呀……”

秃子死也不相信，要像你先生们都是这个，那咱中国倒有一大半都是××党了。另一个学生向秃子补充地说：

“我们也为同情苦人啦！……”

“像我？——”